

诗路放歌

## 蜡梅花开

❖ 北方河

冬天就是你的春天  
次第花开送暗香  
翩翩起舞中  
让情怀凌风飞扬

该绽放的时候  
即便漫天雪霜  
也要张开笑脸  
把故事灵动在花蕊之上

开花 开花  
花开的声音在花瓣上回响  
把生命融入花开  
以最傲娇的姿态歌唱

如果开花 你就尽情地开  
开出热烈 开出酣畅  
如果开花 你就惊艳地开  
开出傲骨 开出闪亮

开花 是对生命的礼赞  
主动突破 自我解放  
开花 是为尊严的战争  
脱胎换骨 天道有常

开花 就按照自己的节奏  
静默 厚积 然后怦然开放  
开花 就遵循自己的思路  
一朵 两朵 然后开成花的海洋

## 年岁不是问题

——作家王幅明印象

❖ 王世辉

年岁不是问题  
白发也不是  
丰神俊朗,依旧  
儒雅洒脱,依旧  
春风骀荡,依旧  
高山景行,依旧……  
七十余圈的年轮之外  
依旧站着 鲜活着一串串美好的形容词

一条大河,滔滔奔腾  
却也翻卷着细细浪花  
一座伟岳,巍巍雄峙  
却也漫擎着碎碎光影  
一树繁花,绵绵吐艳  
却也拂舞着片片新绿  
一株傲松,苍苍斗雪  
却也缝缀着叶叶鸟语

低语里,藏着惊雷  
柔声中,裹着闪电  
眉目间,荡着暖阳  
指尖上,跳着烈焰

豪放时,驱风赶雨,笔走龙蛇  
婉约处,流水小桥,字啁莺啼  
豪放与婉约,激烈地碰撞  
碰撞出宏阔的大宇宙  
婉约与豪放,巧妙地对接  
对接成旖旎的小世界

一张稿笺  
也可以成为生命的全部  
也可以成为摇曳岁月的舞池  
一张稿笺  
也可以成为呐喊的方阵  
也可以成为舒展性灵的原野  
把生命交给一张稿笺  
把岁月交给一张稿笺  
把呐喊交给一张稿笺  
把性灵交给一张稿笺

斯人兮,如此  
如此兮,斯人  
迟暮心犹壮,老骥更奋蹄  
高举大纛,迎着风,猎猎招展  
引吭放歌,搏着雨,声声震霄

## 雪天的心绪

❖ 李志胜

琼花仙子莅临  
多病的人间稍许安宁

透窗而出的望眼  
朋友圈广阔的图片  
——枝丫,路径,沟壑,坝塘  
城市公园,山地石屋  
都有得意的,哀怨的,  
鸟儿在飞

就连这下雪天的心绪  
也是轻飘飘的  
一根羽毛,形而上的羽毛  
循风而上,随风而下  
无论在天  
还是于地 都像是  
仙子裙裾上掉下来的一朵琼花

郑州地理

## 何处夕阳楼

❖ 张向前

一些诗开在夜色里。

顺城街亮如白昼,笑语喧喧。“满船清梦压星河”“犹为离人照落花”“信马悠悠野兴长”“故人何惜一纸书”“不知何处吹芦管”……街道两侧树枝上“生长”的诗句神采奕奕,舔舔着并不深沉的夜色。寒凉的冬夜,平添一抹亮色,几许温馨。

顺城街是郑州古城西城城墙填平壕沟而建,西大街街中穿过,分成南北两条街。空中俯视此处,一个方正的“十字”跃然而出,当然只是一种空间上的地理交会。

人流涌动南行,我夹杂在人群中东张西望,寻找着,阅读着,感受着。这条并不长的街道,很容易就被走穿了。西城墙与南城墙交会处,仍见城垣高峙,隐约可见当年的浩荡雄风。城垣之外,宽阔的空地广场立有台标。近前审视,是一方《夕阳楼遗址碑记》。原来,曾与黄鹤楼、鹳雀楼、岳阳楼等齐名的夕阳楼,就建在此处的城墙之上。可惜,时光流转,城墙上空空如也,只有三两棵柳树仍挺立坚守,随风起伏的荒草无声萧瑟。

“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声音穿空而来,有铜质般的鸣响。这不是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夕阳楼》吗。

夜幕汹汹,总想遮挡旧日时光,掩卷曾经的过往,是谁不经意间撩起岁月的衣角?循声前去,却见高高的南城墙上光影流转。低沉回旋的旋律中,一唐代白衣装束之人,踱步徐行,时而驻足吟诗——想必是那“李义山”了。他的身后,一座雄伟的“夕阳楼”拔地而起,恍若真实建筑。台下观

者众,皆抬头仰望,充满神往之情。散乱的光柱在夜空中飞舞旋转,岁月的恍惚感缥缈而来。

公元835年初秋,菊花馥郁的芬芳在明净的空气里四处弥散。一青年俊秀夹杂在郑州街市热闹的人群中,显得郁郁寡欢。他就是时年22岁的诗人李商隐。

这次因事路过此地,李商隐本想去拜访郑州刺史萧瀚。昔时,李商隐曾投靠萧瀚,被其聘为幕僚。因办事干练兼具才华,颇得萧瀚赏识,可谓有知遇之谊,前去拜访也是情分所致。一打听,才知三个月前,由于郑注、李训专权,萧瀚已被贬为遂州刺史,正在遥远的遂州任职。失落与悲伤顿时涌上李商隐心头。他彷徨不知所往,信步沿着西城墙南行,不觉来到了城墙西南角的夕阳楼下。

这座夕阳楼正是两年前萧瀚任郑州刺史时重建(始建于北魏)。抬头仰望,高大的城楼阴影一般笼罩着他,隐隐约约有一种压迫感。睹物思人,知交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他登上重城,又攀上楼的最高层,寥廓苍天茫茫无边,目光竟然一时不知落往何处。

不远处,清亮的金水河波光粼粼,蜿蜒着向东北方向流去。稍远处的贾鲁河水波不兴,安静得像一条蓝色的飘带。视线之遥,却见山峦起伏有致,阻碍着目光向更远处探寻。他感觉自己的内心也和视线一样,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不能展延。转过身,熊耳河自南奔涌而来,临近城墙,却又倏忽来了一个近九十度的大转弯,调

头东去。流水南来尚能东,可茫茫人生的方向、出路又在哪里?

身前是天下,身后是故乡。窄窄的水面浮着一条小船,小船逆流而上,船夫尽力调整着方向,避免撞向两岸岩石,似乎有点左支右绌。寻访的好友遭贬,自己再度进土落第,事业无着,前途渺渺。李商隐嘴角浮起一丝苦笑,那船夫的处境不就是自己当前真实的写照吗。抬望眼,无穷的山水,无尽的秋色都被迷惘的内心所感染,升腾起无限的忧愁和落寞。愣怔之际,一只鸿雁破空而来,闯入了李商隐的眼帘。嘎,嘎,嘎,三次激越的叫声,如同三次无奈的叹息,霎时点燃了他心中欲排难纾的惆怅: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

楼以诗兴,诗以人名。这首《夕阳楼》传唱不衰,它与李商隐一道,镌刻在郑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典籍上。转身下楼的李商隐,沉寂两年后,终于得中进士,开始了他一生并不顺遂的官场之路。

城楼之上,演绎李商隐的人多少有些神似,那份孤独却难以附体。他缓步走入阴影,亦走进了历史的烟尘。

聚光灯下,儒雅的“苏轼”缥缈而来。这一去一来,时间就从唐代推移到了二百二十多年后的宋朝。登高回首坡城隍,惟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1061年,苏轼制科考试高中三等,成为宋朝立国三百年第一人,被授正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前去赴任时,弟弟苏辙从开封一

人与自然

## 与河流并肩行走

❖ 顾迎春

城南有一条河,东西走向,两岸经过绿化修整,添加上亭台曲径花树,成了休闲的好去处。中间段人声鼎沸,环城路以东游人稀少,稍显寂寥。心情烦闷时,我独爱去河东段的左岸,与河流并肩走上一程。

沿左岸向东,水之涓有两片芦苇丛,冬日,干瘦的苇秆顶着满头细绵软软的白花,在朔风里摇曳出几多苍凉、几多幽静。驻足看那枯黄笔挺的芦苇秆,想起帕斯卡尔的那句话,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诚然,人生需要思想,思想使人强大,但思想得太多,把生活解剖过细,心中的裂痕多了就会更加沉重。“白马入芦花”,禅宗的这一比喻真好。生活无须分辨太多,坦然面对,才能守住一颗本心。

一阵风吹来,芦苇花随风散开,然后又聚拢,迈开的脚步也变得轻盈了许多。

《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最让我喜爱,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位伊人,立在水波茫茫的彼岸吟唱,我们跋涉的脚步,才不惧阻且长!

太阳光照着,西风缓缓吹着,我慢慢行走在河岸,河水更显得情深意长。

河岸两边的树木落尽了叶子,像一个人经历了曾经的繁华,归于简洁,呈现出另一种美;裸枝在风中舞蹈,偶有几只鸟飞来,旋绕一圈飞去,互不干扰,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

左岸的河坡上,种植着一大片红叶石楠,上边红下边绿,像绿叶燃起的小火苗,冬日的寒意怎能不越来越少。想到此,我嘴角露出了微笑。

眼中飘来一片红,红中带紫,哦,南天竹!秀美雅致的叶片间挂着一串串红果,似南国相思豆。王维的相思豆,采之欲遗谁?想摘的时候又缩回了手,还是不摘吧,让它悬挂成诗句,等下一个人读到。

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子,眉清目秀,边走边看风景。人到中年,孤独就是一个人的狂欢,躲开喧闹,删繁就简,走在幽静的小路上,世界澄明而美好。选择与河流并肩行走的人,想必都怀有同样的心境吧!

河坡下面平台旁的长椅上,有一个中年人在唱歌,身边放着伴奏音响,沉浸在优美的

直送到一百四十里外的郑州。毕竟是兄弟情深,又是人生第一次离别,难分难舍在所难免。郑州西门外道别之后,苏轼仍是念念不忘,在坡高远处遥望苏辙背影,马上挥毫写下了这首离别诗。

许是第一次做官的兴奋与急切,苏轼竟然没有去造访离西门南侧五百余米的夕阳楼,尽管当时楼已坍塌。即便是废墟,文思泉涌的苏轼岂不一样诗兴大发,挥毫留下雅作。“驻蹕碑横犹有字,夕阳楼废尚存诗”“草满荒郊裴相冢,烟迷故址夕阳楼”“夕阳楼废回阳早,候月台空月未迟”,面对毁废的夕阳楼,明朝官员孙子良、高信、曹铤不都咏出了诗词佳句吗。这是夕阳楼的遗憾,也是苏轼本人的遗憾,或许亦是郑州历史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如今,“他”站在光影中的夕阳楼上,吟诵这首与郑州有关的诗,是否也是一种跨时空精神与文化的双重弥补?

与李商隐相同的是,孤鸿、飞鸿、归鸿不时也在苏轼诗词中闪现。苏轼是一种孤独旷达,而李商隐饮不尽的却是那份永恒的孤独。

择日闲时,从南城墙上漫步,庞大城体的托举,让人仍有一种飞升之意。这座三千六百年历史的毫都城垣,以傲视和默默的方式映现着它昔日的赫赫辉煌。至西南拐角处,只见城台雄峙,原有的重城、高大的阁楼却踪影无迹。想想其高峙巍然,若登临其上,眼前气象是何等的壮阔。屢次毁了又建、建了再毁的夕阳楼,终是隐进了历史的尘埃,不由得一声叹息。

盎然觅诗意,何处夕阳楼?

旋律中,极具穿透力的声音飘荡很远,希望能抵达他内心向往的地方。

我顺着台阶走到河边,近距离亲近冬日的河水。浅浅的,缓缓的,泛着夕光的水波,在河面上描画下心迹,暗合了我的思量。

越往东走,河水越发清澈。水面上十几只灰色的小野鸭,悠然自得地嬉戏,见有人来,踩着水面哗哗走远,那张开翅膀踩水疾走的样子,是小孩子刚会走路时扑向妈妈怀抱的刹那,是母亲回家时匆匆小跑的脚步,是恋爱中女孩子推开爱人双臂逃脱的一瞬。真是一群惹人喜欢的小东西!内心猛然被它们扑腾出了晶莹的水花。

两只白鹭立在河中央一小块湿地上,倏忽展翅,在河道中颀颀,成为河道中最和谐的一处亮光。

人也是要飞翔的。长时间蜷缩在狭小处,耗尽晨昏,不仅增添遗憾,也会丢失方向,荒废了人生本就不多的时光。

河流拐弯处,有一个村庄,河湾开垦出一小块荒地,种上了几样蔬菜,冬日呈现重绿的颜色。这正应了一句俗语,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机,青碧迟早会代替枯黄。

我走累了,仍沿左岸折返。太阳红红的,挂在西天,河水被晕染出了羞涩。站在北坡看南坡,不由得想起至圣先师——孔子,余秋雨先生说批评孔子就像批评泰山:

为什么南坡承受了那么多阳光,还要让北坡去承受那么多风雪?

可期待的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泰山。”伟大的孔子自知伟大,因此从来没有对南坡的阳光感到得意,也没有对北坡的风雪感到耻辱。

孔子是泰山,尚且遭人批判。我们芸芸众生,又何必计较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呢!彼岸在招手,面对内心深处的召唤,即便走在泥泞中,又何妨?

回望这条大河,流波澹澹,澄碧清静,有天光云影,有水鸟翩跹。

与河流并肩行走,每走一次,内心就收获了一次成长。

大卫伊格曼在《生命的清单》中总结道: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

第一次,当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学上被宣告了死亡。

第二次,当你下葬,人们穿着黑衣出席你的葬礼,他们宣告,你在这个社会上不复存在,你悄然离去。

第三次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于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个宇宙都将不再和你有关。

这一深遂课题被迪士尼旗下的皮克斯公司拍成了动画片《寻梦环游记》,并进行具象化表达和梦幻式呈现,成为当年奥斯卡颁奖礼上的最佳动画片。

筷子兄弟有一首《父亲》,那也正是我要唱的:“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

父亲是中国14亿人中的一个,他的一生短暂而匆促,隐秘而伟大——

短到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他,让他享享儿女的福;慵懒的午后,让他细细品味一下这“向往的生活”;散淡的冬日,让他慢慢消受一下这“漫长的季节”。

他隐秘得好像从来没有被这个世界看见过,无声无息,低调到尘埃,甚至连完整的人生片段都没有留下,就这么隐入尘烟。

父亲在时山成路,父亲走后路成山。我从记忆的深处不断打捞,以期父亲拼出一个完整的图像。画面逐渐清晰,我却泪流满面。

“此刻灯火辉煌,多想与你分享”。我要把父亲的故事讲下去,记下来,让爱与被爱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让思念披星戴月、日夜兼程。

荐书架

## 《大地之上》:织就描摹人性的多彩画卷

❖ 彭进

2024年1月,知名青年作家魏灵芝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地之上》,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由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李佩甫、乔叶,第五届茅盾新人奖得主南飞雁等多位著名作家联袂推荐,新作一经出版上市,便引起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长篇小说《大地之上》以类似《百年孤独》的笔法娓娓展开叙事,记述了皖北农村苏、杨两个家族之间盘根错节的事件和关系,扑朔迷离的阴谋与真相,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直写到苏、杨两家晚辈在农村艰难成长之后,走出农村大地,融入充满诱惑和惹人迷乱的都市,又经历了种种令人唏嘘的情感挣扎职场考验和世事变幻,而终于迎来或圆满或归零的各色结局。小说用一系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的寓言式篇章,用一笔笔细密的针脚,织就了一幅复刻生活、描摹人性的多彩画卷。

作家魏灵芝创作的文学作品畅销而“长销”,广受读者喜爱,其中长篇小说《天使不哭》不仅于2014年3月荣登当当网畅销小说排行榜前十名,还历经多次重印。有评论者表示,作家魏灵芝“对于苦难的处理方式、呈现方式,是富有底蕴与诗意的,她以饱含感情、饱含热情的笔触,书写她所遭遇的人生困局,所思考的人性善恶,哪怕是呈现一些生命个体人性之中的暗黑之处,她同样选择了‘诗化’的处理方式”“对于苦难生活的感悟与呈现,对于复杂人性的揭露与展示,显示了小说内涵的丰富与多元,也给予了读者从不同角度品读小说的可能”。

眼中飘来一片红,红中带紫,哦,南天竹!秀美雅致的叶片间挂着一串串红果,似南国相思豆。王维的相思豆,采之欲遗谁?想摘的时候又缩回了手,还是不摘吧,让它悬挂成诗句,等下一个人读到。

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子,眉清目秀,边走边看风景。人到中年,孤独就是一个人的狂欢,躲开喧闹,删繁就简,走在幽静的小路上,世界澄明而美好。选择与河流并肩行走的人,想必都怀有同样的心境吧!

河坡下面平台旁的长椅上,有一个中年人在唱歌,身边放着伴奏音响,沉浸在优美的

民间纪事

## 披星戴月的思念

❖ 李韬

为鱼肉”。

那一段时间,单位、学校、医院晕头转换,切肤地感受到无力的无力、悲观者的悲观。

父亲是个苦命的人,七岁时爷爷就不在了,与奶奶相依为命,饱经生活的毒打和命运的鞭抽。无论生活怎么羞辱他,他从未屈服与妥协;无论命运如何捉弄他,他也从未被打倒和击垮。

“人到中年万事休”。父亲就像关汉卿笔下“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一样,坚韧耐烦,唾面自干。

父亲没上过什么学,凭着一身过人的木工手艺人闻名乡里,成家立业,安身立命,并把我们都拉扯供养大,一个一个个送上希望田野、康庄大道。

他不想让我们重走他的“长征路”。受再多的苦他也不以为苦,遭再大的罪他也不以为罪,让我们躲在他的肩头往高处走,往幸福里走。就像“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李家村剧场里所演绎的那样:为了存下粮食,保留种子,父辈们都走向冰冷的荒原——“冻死我一个,幸福后代人”。

父亲像一名燃灯人,把自己的身体用枯,为我们照亮前程;又像一个执火者,把自己的能量耗尽,为我们指引方向。